

夜雨秋
燈錄

夜雨秋燈錄

名著筆記叢書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版一十月一十年四廿

點標式新

錄燈秋雨夜

冊二裝洋

角二元一洋大價定

銘	何	者	點	標
生	廣	者	閱	校
社	書	者	版	出
路	馬	者	行	發
社	書			
化	文			
四	海			
上	新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書學文種各點標式新

銅版四書集註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四角
分類古文辭類纂	洋裝六冊	定價四元八角
註解古文辭類纂	洋裝六冊	定價四元八角
欽定四庫全集	洋裝二冊	定價二元四角
飲冰室全集	洋裝二冊	定價二元四角
明清八大家文選	洋裝二冊	定價二元四角
白話東坡志林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八角
王充論衡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二角
文心雕龍	洋裝一冊	定價九角
陸宣公奏議	洋裝一冊	定價七角
史記精華錄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文通通議	洋裝二冊	定價二元四角
陶庵夢憶	洋裝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中國創作小說選	洋裝四冊	定價四元
世界文學讀本	洋裝四冊	定價四元
女界文學讀本	洋裝四冊	定價四元
袁中郎全集	洋裝六冊	定價六元
蘇曼殊全集	洋裝四冊	定價三元二角
言文對照雪鴻軒尺牘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八角
對照雪鴻軒尺牘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八角
秋水軒尺牘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一角
小倉山房尺牘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六角

新式
標點

夜雨秋燈錄下編

天長宣瘦梅撰著

大脚仙殺賊三快

半截美人宋氏，甘泉人，歸某甲，甲粗蠢，貧不能養母，賴美人爲商家保母，得資奉甘旨。生有殊色，不施脂粉，不作時樣妝，以裙下雙趺，不作弓月樣，故人皆呼爲半截美人。其實卽近今所謂黃魚，所謂門檻裏，又所謂大脚仙也。鹽商某慕其容，厚值致之。所乳子多肥白，又善伺主人意，惑之深。主婦偶譖之，逐美人，子輒呱呱啼，美人轉子，又咭咭然喜也，故得值恆倍於常。甲善博，資耗，則索美人值，無怨也。咸豐三年，粵匪鋸金陵，揚震恐，議降議禦，紛紛不能定。美人私說於主人曰：『降禦皆非善策，揚俗奢必災，盍早營免窟乎？』已而城陷，美人先夕出，將奉姑遠徙。一黃衣賊目突至其家，殺姑及夫，擁美人馬上，健巨室中，將污之。美人含笑甘語以媚之，曰：『郎在天朝何官？』賊屈拇指示之，曰：『占天侯。』曰：『位已列爵，尙未經人道耶？』長夜漫漫，杯酒相樂，若白晝活祕戲，得毋爲將士笑乎？賊大喜，開筵張樂，須臾月上，美人艷妝出，歌吳歛侑觴，韻可銷魂蕩魄，忽覩甲仗，手戰而股栗，賊醉睨曰：『卿何怖？』

「曰：『妾小家女也，見兵革能勿驚耶？』賊立命撤却。頃又抱賊耳語曰：『麾下將士，耽耽虎視，雲時我兩人赴陽臺，渠等穴壁看，得毋大掃興。』賊即傳令各歸伍，退三舍，不喚汝，不入也。賊醉，乃代弛褻衣，裸而仰臥，昵聲促美人寢。曰：『少緩。』乃自注水於浴器，一絲不掛，徐徐濯下體，漬漬有聲。聽賊鼾息已十數轉，慮其詐，故試以褻語，不應。遂柳眉倒豎，紛黛生殺氣，視窗前月朗，刁斗遠鳴，急索剪刀，就鞋底磨再四，跳登榻，跨賊身上，覷定咽喉，猛搥之。賊瞋目視美人，奮欲起，壓之不得動，血噴出，滿榻褥，雲時斃矣。復拔劍刺其腹，腸出，乃止。展衾覆之，聽漏已四鼓，潛浣手，整衣出，鐫戶背遁，望門投宿，不敢言。第詭云：『逃難者。』賊中繪圖索之，不可得。嘗讀元史，至正年，濮州薛花娘殺賊一事，如窺讒鼎，如玩祕戲，半截美人，何其不侔而合耶？因思揚州女僕果艷冶，備於商家，憑官媒寫靠身紙，必預書刻已身懷六甲，防後患也。近日宴客，多招以侑觴，否則座客不歡，纏頭之錦，竟多於纏足者。又一女陳姓阿脆，真州人，浪甚，寇陷時，女逸出，踽踽走西山，晝伏夜行，將奔大儀，尋伊姊妹行，討生活。至秦欄鎮，以爲距賊遠，放膽行，偶思遺，遂循大溪，意入蘆葦中，私且憩。突一黃巾賊目，負洋鎗，佩刀，質貿然從溪右來，兩面皆水，不及避，反坐以待之。賊拉與亂，女正苦無川資，瞰賊腰纏纍纍，欣然就之。賊脫女衣，一絲不挂，仰臥溪岸，而已則僅捋窮袴。女佯笑曰：『急色兒可笑！男女歡合，全賴裸抱，肌膚磨摻得趣，若此，則終是隔靴搔癢耳。』賊笑從之。甫近身，尚未解鈴，女故作浪態，乘不意，遽攫之，滾入溪水中。女本江邊

產向習流而善泅者，賊入水，四肢浮泛，女力捺下沉，三冒而三捺之，已作尾生橋下死矣。女抽刀斷其頭，取臂上金跳脫，席捲囊中黃白，着衣打包，從容負之去。臨行，復回顧水際，詈曰：「狗賊！快樂耶？」後入安宜，嫁一少年郎，頗伉儷，稱小康，移家秦郵，近已爲子納粟，稱太母矣。

懷儂氏曰：「人間最慘，莫如女子纏足，聲母之於嬌女也，雖愛若掌上珍，獨纏得雙趺，如酷吏之施毒刑，曾不能少加顧惜。主之督婢，搗之飾雖慘尤甚焉。每聞此聲，輒痛束昏侯，其恥鮮廉，宜乎覆國。纏已纖纖，阿母意猶未足，及步步生蓮花矣，而豺虎猝來，挪移傾仆，直恨無彩翼雙飛耳。愛女之家，亦曾記此亂離時乎？之三子者，談笑不驚，或手刃之，或計賺之，而且尺二金蓮，其行便捷，出入虎穴，極紆極閒，倘遇斯人，當破產以購之，一捧硯，一添香，一負劍，粉黛中饒有英氣。」

又聞一周姓婦，吾鄉東鄙人，自恃足大善行，難將及，先屬良人，挈子女潛遁，已則摒擋長物，甫就緒，郊外邊馬已四出，無已，懷一利剪出門，將覓小道，尋親串家，暫避其鋒。忽一賊目，自遠道瞰婦，似有風致，揚鞭追及，喝之止。婦亦不懼，含笑相迎，宛如舊識。下馬，推婦於地，將淫之。婦佯解褲帶，而笑露其齒，嗤形於鼻。賊問云：「何？」曰：「我惜子愚耳。子等跳梁，全賴驢足，設與我苟合時，馬遽逸，奈何？」賊思其言頗近理，又能慰己，然四顧荒郊，無一樹一石，可以攬轡，頗籌度。女云：「獻一策，然後爲所欲爲。」賊求計甚急，女大聲曰：「急煞兒！盍以韁繫於兩足乎？」賊撫掌稱善，乃灣腰頰首，牢縛不稍鬆。時婦之

剪刀已在手，乘不意，驀以剪刺馬腹；馬負痛，遽咆哮，拖賊絕塵奔。剪在腹肉中，愈走愈搖，愈搖愈痛，痛則狂奔如躡電。如追風，十里外，猶不輟，而賊已膚裂額爛，骨折氣竭，不似人形矣。婦徐徐整衣裙，拾賊遺之包裹，遙望馬拖賊去，覓路始行，及尋得良人，相與剪燈話終夜，吃吃笑不休。

懷儂氏曰：『縉紳家閨秀，原難尺二飛鳧，使外觀不雅，然亦何必過小。彼嫵者，背曲肩駝，雖裙下解結極纖，亦非真麗；妍者，體柔腰細，即裙下玉笋稍巨，何礙輕盈？總之以五寸六寸爲準，庶合中庸，安得賢有司出示嚴禁，凡五六寸以外置不論，若五六寸以內，定求纖纖而翹翹者，即照妖冶誨淫論。』

南郭秀才

東魯婚姻俗例，凡綵輿到門，女家必預繕一簡，名曰啓書，隨新嫁娘送去；其辭無非吉利語，即如蘇才郭福，姬子彭年之類也。有南郭秀才，本不羈士，因貧，館田舍翁某甲家。甲有女，字某乙子，婚有日矣。甲告秀才曰：『某粗鄙，不解文字，將以啓書浼先生某固村，而親家亦非雅，請先生務去陳言，別翻花樣，說莊家本來面目，寫農人老實因緣，庶免雷同，敬求椽筆。』秀才曰：『善！子當以黃雞白酒享我，爛醉飽餐，看我揮毫灑翰，何如？』甲果如願以償。秀才作文曰：『伏以咬文嚼字，秀才當行；拙口笨腮，農人本色；冠旣帶夫平頂，禮休重乎尖酸。恭維親家老哥，耕耨事業，樸實人家，築蝸牛之廬，黃垆當甕，舖』

牡蠣之路，綠柳成行，陳穀爛芝蔴，真是小園尖而大園滿，肥葱嫩菲菜，不減南園棗，而北園桑，槽頭喂板角之青，力能耕地，門前拴粉嘴之白，喊可驚天。而弟則徒守清貧，難期濁富，身穿四塊瓦，露後遮前，頭頂一盞燈，沒棱少緯，伸出去兩隻赤手，縮回來一對空拳，聞你家令郎，纔讀詩書，卽識一丁之字，愧我家大姐，甫知針黹，難堆滿面之花，幸逢月下老人，得配人間佳偶，伏願男知靜好，女解愛憐，孝順公婆，和睦妯娌，養兒做極大官員，改其門而換其戶，生女織許多布匹，長其財而肥其家。趁此良辰，圓其好事，行見三村五舍，牽來告朔餼羊，會看黃酒白燒，醉到奔泉渴驥，五百年冤業，棒打不開，一肚皮牢騷，寫來好笑，臨啓雀躍，忭頌莫名。『秀才書就，頗自負，甲聽其雋誦，亦爲之首肯。』詎乙與賀客傳視，莫不以爲譏誚，且以渴驥句比客爲畜，以冤業句視乙非人。乙大怒，朱陳會晤時，揮以老拳，遂致雀鼠適邑宰亦援例出身者，之無莫辨，見兩家爭訟甚急，窮執筆人，以秀才對，遂飛籤械至，與以夏楚。秀才不服，語侵長官，乃付廣文箝禁，據實申詳，以爲興大獄矣。而上游矚之，狂笑不已。判牘尾云：『綴俗成文，不過秀才遊戲，小題大做，足徵縣主糊塗，夏楚枉及無辜，冬烘是其本色，而兩親家興訟，只爲不通，百里侯申詳，何其多事？但啓書別樣，機趣橫生，當付彼廣文，爲諸生逞才之炯戒，且罰汝薄俸，酬文人遭拍之冤刑，兩造逐回，一批絕倒。』宰奉批，甚惶恐，而秀才亦搖擺出牢籠矣。

懷儂氏曰：『語云：「對不識字人，莫作才語。」讀書人不可不知。余向好弄筆，頻遭不韙之

名，良由鄙夫俗子，知識雖鮮，而忌諱頗多也。昔有村學究，爲東人書聯，有「老熊如鶴健」之句；東人大罵云：「僕即陋，何至比爲老熊。」學究百辨莫信，遂致解館。噫！鼎彝珠玉，原不能執擔糞人辨其眞贋耳。」

驢化爲履

東臺某鎮，有富翁朱叟，擁厚資，慳吝殊甚。體患疥，與人較錙銖，恆狡賴。故里人呼之曰：「癩狗皮。」爲子延師，館於家，多以冷字問師。師略囁嚅，卽云「不通」。擲揄之人多裹足不敢就。邑有冬生滑稽士也，貧無已，俯就其館。甫蒞，臯比卽大書一二字於壁，下註云：「人能識得，方許以冷字問我。」翁遍搜六書八法，廣詢名儒碩彥，不可得其音，婉詢於生，笑不答。翁於市上購物，必精擇其價之廉者，買魚爲膳，非腐敗不入門。人問之曰：「吾恐傷生耳。」一日，鄰家豕瘟死，人以爲有毒，不敢食。翁獨以半價買歸，剖而醃作脯，每夕登盤，生誤食，欲吐，因拈瘟猪肉三字，囑徒對徒蹙額，苦無偶，轉求教。生笑曰：「蠢才！俯拾卽是何不逕對癩狗皮，尙不工巧耶？」適催租隸來，翁畏而勉強留飯，卽邀與生同案餐。盤有鹹彘首，生吟曰：「盤中尙有豬頭肉，座上何來狗腿差？」租隸聞之愧，逸去。一日，有陝客牽驢來鎮，乞於市，云：「斷資斧，不能歸。」求衆援，不應。客歎曰：「吾餒甚，實力窮，本擬乘驢返，今欲貨之，急切無售主，盍殺之，貨驢肉，較易也。且肉值廉，僅取常價之半。」因假屠刀揮之，驢首斷，血縷縷，濕街市，再加

櫛切成塊，繫以草縷，挂壁上，人爭售之。頃刻去其半，翁聞之，急携錢，盡購其賸者歸。客饋貨肉錢，得十竿，太息徒步去。翁歸以驢肉滲鹽，儲於甕，剖小小一櫛，炊於釜，歡忭慶喜，不可名言。廚婢燃薪，煮移時，偶揚釜蓋，睨其生熟，大驚！蓋內突化爲爛草履一雙，告翁，大駭詫。視甕中，則滿滿皆雙，不借。問鄰家，有貨肉者，亦如是。然鄰貨肉少，不似翁之多。蓋遊方術士，用障眼法，破慳囊者，翁不知也。愧悔叫罵，又不名言。生聞之，大笑捧腹，戲仿月令句，黏於壁云：『是月也，騙子至，慳囊破，銅錢去，驢肉入釜，化爲履，癩狗無聲。』翁見之，益怒，生無禮！年終解館，囑人示意，請另就。生曰：『諾！』卽刻解館。翁盛治觴，送生行，甫執七，翁盛服跪地，叩有聲。詢所求，曰：『師所書二字，老漢幾悶成癰，乞明示救殘喘！』曰：『此牛字，翁不識耶？』曰：『何無一懸針？』生笑曰：『渠倔強，好以冷字難人，又貪婪，吝於資，強在筋，故抽去脊筋耳。』聞者莫不大笑！

懷儂氏曰：『海濱之魚，有名「草鞋底」者，釜中之櫛，竟亦化爲雙，不借耶？夫履適足之物也，術人豈最翁以知足之意乎？翁不知之，猶然怒罵師之戲也，徒取怨尤。』

樹孔中小人

廣省澳門島，有居人，姓仇，名端，時隨海艦出外洋，貿易各國。一日遇颶，船中老大，面無人色，洪濤巨浪中，隱隱現古島，因急就而騰其舟，得無恙。少頃風息，老大等持篙弄櫂，力已憊，仇登島散步，見

中枯樹甚多，大可十圍，樹多孔，孔中有小人居之，長僅七八寸，有老幼男婦，妍媸尊卑之別，膚色如栗子皮，每人身上繫小腰刀弓矢等物，大小與人稱。見仇窺之，齊聲曰：『腊渠三呶喇。』仇適思遣，卽解袴蹲地上，并就石鑽火呼吸。忽聞人聲嘈嘈，如秋塘鳢，結隊而至，驚視之，見枯樹最高處，有小城郭，高可及膝，皆黑石砌就，城門大啓，小人約千餘，聯臂而出，搖旗一呼，各樹孔中，皆有小人出迎，拱聽號令。其中有年輕者，而目端正，束髮紫金冠，雙雉尾，銀鎖甲，騎拳大雞，雞指揮如意，口喃喃不知作何語，旋聞衆噉應曰：『希利。』執堅擁至。仇大驚，知爲驅己，然藐其小，不甚恐怖，蹲如故。年輕者又喃喃多時，仇不應，卽揮衆與戰，小箭小槍，小刀小戈矛，鑽刺兩股，頗痛，惡之，戲以手中煙筒，擊年輕者，一擊遽翻落雞背上，斃矣。衆攪屍回，城堅閉，其餘皆竄入樹孔中，仇亦回船，夜靜，聞岸上小人大至，擲泥沙而大呼曰：『黎二師四呶喇。』雞鳴始寂。仇枕上自思，若攫得一二頭，回故里，轉可炫攫孔方，翌晨託言採薪，携斧與布袋之故處，甫破一樹，其中小人甚夥，尚有酣眠未醒者，仇一一拾而裝布袋中，約略一門眷屬，無一逸者。歸舟潛以飯哺之，亦食，而尤好食松子果品。正擬復往，而岸上小人如蟻集，蜂屯，如恆河沙數，口喃喃若詈罵，且小箭如雨，船人恐解纜去。月餘回席，以之問名宿，咸以爲僞僥國人。問洋人云：『是物能醃爲臘，其味甚甘，一人不敢獨行，恐爲海鵠銜去耳。』仇喜於市上設布障，置小人於盒，周圍嵌水晶片，觀者如看洋畫，得資甚富，昨都轉某公愛之，授意於鹽賈，賈出千金購去，雕紫檀作

小屋宇，前後三進，兩旁遊廊，其中更設几案牀幔，衣箱奩具等器，卽日獻都轉，寶若連城。小人以幼者爲尊，時見年老者，折腰揖孩提，又以婦人爲重，時見鬚眉者，屈首向巾幘。一晝夜宿三次，蓋以一日爲三日也。男婦各就一處宿，每宿必媾，然不容人偷瞰，瞰則羞憤，拔刀自刎死。又最畏雷，聞雷聲，須裝於甕中，藏地窖內。衆久之，漸通人意，旨，每見都轉所蓄艷妾頑童，必叩首；若見道學龍鍾老輩者，匿不出。愛人著鮮衣闊服，見必舞刀弄棒，獻諸技。若見破帽殘衫者，必爭出指之，怒詈曰：「蒜平伊喇。」性最妬，見人有技能者，必效其所爲；不成，又詈曰：「苛二烏三伊喇。」性又最疑，防人竊竊耳語，然又畏大聲疾呼，高談闊論者，每聞聲，必詈曰：「飯平飯平，師二伊喇。」都轉覺之深，遂禁人對小人語，語必代小人詈，以媚小人；而小人益橫矣。都轉諭像生店，製小紗帽，玉帶袍笏，小兜牟，鎧甲兵器，與小人爭着之，搖足作學究狀，跪拜如官人狀，漸引導學串戲，性又最靈，不數日，已能演五六折，但舞雖中肯，而歌則不辨爲何腔也。有時與以銅錢，卽愛不釋手，口咬腳踏，而錢不能碎，則又嚶嚶啼。僕人偶有相撲罵爲戲者，小人見之，手足舞蹈，樂不可支。由是知小人喜人撲與罵，小人有時戚戚思島嶼，都轉必命僕人撲罵，博小人歡。又爲小人製小匾額，懸木盒上，曰：「猶傲螻螟。」又曰：「罔談彼短。」自製小台頭，房題聯曰：「槐郡能遊芥舟可渡，壺天不遠橘隱非誣。」小人見之，知向都轉鞠躬謝。年餘，審其安之，開木盒面玻璃門，小人間出而遊於文房左右。一日，都轉他去，遺紅頂花翎帽於几，小人瞰其狀，手扳

紅頂，兩人對踢之如球；摘下孔雀毛，兩人互扛之，掃案上灰如帚；正嘻笑間，都轉至，小人爭棄翎頂逸，頂墮地碎矣；翎落火盆中，焚矣；而都轉不怒，反顧之笑。明日，有年家子，衣冠謁都轉，偶遊書室，正值小人趨趨嚶嚶躍几上。年家子不知爲何物，大驚，失聲狂呼曰：「怪哉！」視小人，已驚斃其二，餘則潛盒中，詈曰：「嬌三尼二，師二尹喇。」都轉由是深惡年家子，置不理。

懷儂氏曰：「神異經云：『西海之外，有鵠國，其人長七寸，有禮好經，能跪拜，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惟畏海鵠，遇輒吞之，在鵠腹中不死，然皆多壽，有壽至千年者。』」不聞其一驚卽死也。又西北荒中，有小人，其君朱衣黃冠，車輅乘馬而出，人遇其出，抓而食之，其味辛，能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尸蟲，然皆小一分，不似其長七寸也。又輟耕錄中載：「海外有名靖人者，亦長七寸，」然皆露處，不聞其有城郭也。熙朝斯語載：「僬僥國，曾遣使入貢，其使烏紗絳袍，後擁曲柄小傘，」然尙長如五歲兒，不聞其如是之小也。藐矣，么魔其所謂小人之尤與？」

楠將軍

吾鄉石梁鎮，當元季，有古刹，爲梁武帝所勅建，殿宇甚宏，院產尤沃，髡奴囊富，不知焚修而好淫，藏美妓於地窖之中，外人不謫也。時正修繕，工匠滿室，有漆工某，正操塋丹漆，忽覩梁上有光，條一磚墮地上，有守宮二，睛赤髯蒼，鱗爪沃雪，一瞥眼已長尺有咫，正癡睨，忽聞人語曰：「此龍也。」守宮騰

起，衆爭逸，工不及奔，伏几下。適蒙師供至聖孔子木主，卽帶於首，悚惕不敢動。聞雷聲大震，雌電飛馳，雲霧中猶覩門外一青龍至，首橫尺木，丹書若符，角旸杳，裏兩黃絹。門小，礙龍首，因側角蜿蜒入門內。守宮突化爲小龍，若迎迓，載尺木者略一轉身，瓦礫飛舞，視青龍，攫殿脊寶瓶中珠，大如碗，兩小龍各挾楠木梁，拍打若鬥，屋宇樓閣，一齊成齋粉。少頃，雨霽，烟霧散，工暈而復甦，所載尺木猶矗立不動，而廟則烏有，僧則更不可問。遍地積水浸瓦礫，走告市人，奔視之，惟正殿基，陳設女子淨桶蓮鳥數事而已。其雨之傾盆時也，遠村見黑雲如山，垂垂撲廟下，旋即騰上，猶約略見龍伸巨爪，持殿梁舞旋，聞甕湖邊漁人云：『是日，龍以雙梁門空際移時，驀然拋墮湖心，泛泛忽不見。』而已。每逢陰雨，湖人輒聞兩木相撞，聲登登止，則天霽，驗之不爽。由明季至昭代，梁在湖中，受日星精氣，漸爲厲，虐行人船，遇一木如箭激，趕至，則船碎，以至放船時，必預呼『大楠將軍』，『二楠將軍』，香帛禮祭之，始獲免。時湖心更有巨甕，不知何年淪入水，每夜聞甕口吸水，吐水聲咕咕，卽雨人，以爲湖中二怪。至道光某年，有漁人父子拉絲網，夜向晨，網重，輕易不能達岸，以爲得大魚，夥甚，久之愈重，心急欲棄網割纜，則不捨。欲拽，則船將覆，惶急間，忽上流來一官舫，男子十數人，皆箭衣窄袖，貌甚都，因大聲呼救。官舫靠漁舟，互結纜，助曳其網。漁人施力，兩舟跳擲，誤墮一履官舫中，不及檢，而網果輕。須臾曳起，擲岸上，官舫欲去，解所結纜。漁人將烹茗炊餅以酬，不受，忽忽去。漁父子餐已，天大明，私衷慶幸，以爲獲必勝，常及啓。

則并無寸鱗。惟一極大楠木，滿身生綠苔如毛，隱隱有鱗甲紋。一頭雙孔若目，且有睛；知將化龍，亦不知何故罹於網，始謫網之所以重也。回憶曩危急，詣岸上金龍四大王廟，焚頂酬神，視壁上事懸神船染淤泥，水盡濕，草履亦在，益恍然悟神之冥助也。因送梁於廟庭，遠邇聞之，莫不駭詫。一日，示夢於寺僧曰：『吾兄弟成材於隋之開皇，落水於元季，行將化龍；上帝怒我虐行人，譴謫於此。吾弟逃，不敢再恣肆；然吾軀尙受三百年香火，幸無褻瀆。』僧告於衆，爲之雕大王像，紋甚細。從此湖中無撞木而聾聲如故。

曇花記

『曇花』本佛國產，放大光明，生自在香，每開梵唄聲，輒婆娑而舞；奈朝開夕落，賦命不長，佛祖慈悲，見之淚下。昔太史戴公督學西秦時，闢門唱名，有七齡章童子，名節，丫髻纒紅絲，而如冠玉，提筆囊登階執卷。太史藐其穉，曰：『咄！節院乃文戰之地，非嬰孩跳蕩之區，汝來此何爲？』揖而對曰：『童子無知，觀光有志。』曰：『汝能作文乎？若塊然沒字碑，當以夏楚懲汝。』曰：『唯未敢逕奪錦標，亦未必遽櫻扑教。』太史以爲誇詞，廣文對云：『此兒素有神童之譽，渠父名九如，亦久困童子軍者。』太史疑九如携來，將賈餘勇，爲兒捉刀，乃杜其弊，呼從者送交幕府諸君，及再點，則魚貫中果有九如其人者，年逾不惑，野樸頽唐，一村學究耳。問：『章節汝子耶？』曰：『然。』曰：『如此髫齡，強來作麼生？若』

露廬山眞面目，法不汝容！九如唯唯以退。院門扃，太史危坐堂皇，過卓午，返內省，甫履闕，即聞童子
 喧笑聲，與諸老輩辨難聲，且脫帽露頂，榻上翻筋斗爲樂。太史募入，略呵叱，節悚惕，徐起整衣冠侍而
 聽教。太史笑云：『我固知汝不能爲也！日移八磚矣，不構思而喧鬧，此豈三家村塾耶？』對曰：『不奉題
 紙，從何作文？』太史恍然，亦自捧腹，詢諸幕云：『是兒伎倆若何？』僉云：『惟敏甚，狡獪不受羈勒，然
 讀書甚熟，百舉而不一遺。』乃授題，與以小几使坐，并與果餌使餐。節略一覽，蹙蹙，即奮管直書，不啻宿
 構，洋洋灑灑，出色當行。繕就，跪呈其卷云：『童子節，愧少如椽之筆，且爲刺促之文，良由時近昏黃，不
 過免於曳白耳。』太史閱之，擊節者再，適壁上黏蘭亭本，拈『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句，命對，
 對云：『怕你不雕蟲篆刻，斷簡殘篇。』諸幕叫絕。太史佯怒云：『童子亦讀西廂耶？』即以爲句曰：『
 童子讀西廂。』對云：『大人願東井。』太史色爲之霽，指庭樹曰：『老樹千年。』對曰：『香曇一現。』
 太史恐其不祥，然心賞靈慧，適左右舉燭，節將出，因撫其背曰：『好爲之一領青衫，便宜子矣。』節忽
 顏色慘戚，伏地淚雨，崩角有聲，力辭盛意。太史大詫，問：『汝旣高尚，何勞此行？』泣曰：『童子有苦衷，
 不敢言，言必獲罪戾。』曰：『第言之，無恐。』曰：『父困此有年矣，頃此之來，原冀爲椿庭作倩，不意遭
 隔絕，且先獲售，則父於今科，固已無望，則下科亦何能爲哉？乞錄父而黜節，轉移之德，沒齒不忘。』太
 史呼九如卷至，則荒率較雛鳳判天淵矣，因以之示節曰：『汝父文似此，奈何？』節叩不已，太史矜其

志憐其孝，嘉其慧，遂許其請曰：『冰鑒之明，暫爲汝屈，然汝下科必捷，鴻飛不遠矣！』節歡躍再拜而出。翌晨揭曉，榜首爲章節還，亦雋才也。九如則勉附榜末，星軺啓行，諸生走送，九如亦携節拜車下。太史謂九如曰：『汝之售，汝子所貶贈也，鴉巢之鳳，豈有種哉？』又詢節曰：『冠軍人，汝同宗乎？』曰：『同。』曰：『我行矣，盍以一對送我。』章節還曰：『節應聲曰：『呂蒙呂蒙正。』太史顧廣文諸人曰：『能不以此子爲無價之寶耶？』旋解襟下珮玉以贈節曰：『汝第自珍愛，明年今日，當以茂才還汝。此玉卽他日勞也。』節感激涕零，嗚咽惆悵，視星軺影遠，始隨父而歸，閱半載，太史忽夢節持曇花冉冉來謝口吟一絕云：『身本優鉢羅，託身植瑤島，入世償宿逋，曇花依舊好。』迨重蒞是郡，急欲見孺子，而蹤跡杳如，驚詢廣文，廣文命九如自陳，雙淚盈睫，抽咽而對曰：『節兒自承明訓，歸後慘以痘瘍，彌留時，堅持所賜玉珮，遂以爲殉。』太史驚惋無旣，九如又云：『渠降生時，本夢一老枯禪，手贈曇花而誕，宜其不永也。』太史爽然始悟昔之聯句，可爲讖，後之夢返其真耳，乃振腕作曇花記以誌其事。

懷儂氏曰：『負逋而來，償逋而去，人間佳子弟，莫不云然。獨章氏子，可嘆可憐，令人有回也。短命之感，慧旣非凡，孝尤卓著，曇花之喻，雖想當然語，亦作如是觀也。又棠邑有古梅書院，鄰果老菴，乃唐人附會神仙古蹟，邑宰長公，名在試書院，日少長咸集，中有八歲童子來觀場，長公命對曰：『梅花果老矣。』卽應聲曰：『棠陰長在哉。』長公大喜，呼爲『千里駒』，獎賜極隆，旋亦